

# 技术的逼真,是为了剥离“皇帝的新衣”

## 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 周可



李安的这部作品注定会被载入史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使用“3D/4K/120 帧”的技术来呈现的电影;这也是已经被捧上了“神坛”的李安导演迄今为止最受争议的一部电影。美国首映后,铺天盖地的质疑声让这位从未失过手的导演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就站出来说:“你们可以不喜欢这部电影,但请不要迁怒于技术,技术是无辜的。”于是在中国放映的这部电影,正片开始前没有了广告,取而代之的是 62 岁的李安儒雅而温和地感谢观众能来电影院里看这部用最新技术拍摄的电影。他满脸羞涩的样子,如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捧着自己的处女作,等待观众们的检验。

但人生往往是充满戏剧性的,在西方遭受了冷遇的李安和他的“比利·林恩”,在中国却受到了欢迎。也许是因为我们更理解那种“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人生境遇,也许我们看了太多英雄们一夜成名,在被过度宣传和消费之后又瞬间销声匿迹的故事。所以我们更容易感受比利的困境和理解比利的选择。

有趣的是,在观影过程中,我脑海里常常会浮现那个叫“派”的少年。比利和“派”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高度地吻合。“派”经历了一场海难,在大海上漂流 227 天后获救。他曾经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满是狐獾和淡水的岛上等待救援,还是继续冒险前行。最后他选择了



后者。而比利经历了一场战役之后成为了英雄。他和战友们回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英模事迹”报告活动,以回应大众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质疑。其间,他面临一个选择,是借口“战争伤害”留在国内,还是重返危险的伊拉克战场。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少年“派”在漂流中完成了灵性的觉醒,而比利在整个事件中,完成了一次自我的选择与成长。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选择的做出其实也是被迫的。

当比利爱上啦啦队姑娘菲珊的时候,他忽然有了留下来的冲动。可是当比利告诉菲珊:“我真想和你一起跑掉”时。菲珊露出了一脸的迷惑:“跑掉?可你是英雄,你应该回到战场上去。”那一刻,我的心和比利一起碎掉了。原来比利以为的“爱”不过是一个被爱国主义洗过脑的年轻姑娘对“英雄”的盲目崇拜。她爱的不是“比利”,而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姑

娘深情地说完“我会为你祈祷的”之后,便转身离去。她心中被感动的是自己爱上了一个英雄之后的“悲情与浪漫”。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然而全片最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恐怕要算那场与真命天女们同台的“中场秀”了吧。当音乐奏响,紧张的战士们如同上战场般严阵以待,三个性感美女扭着裸露的腰肢站到了这些“英雄们”的前面。随着军鼓的敲击,战士们踏着鼓点跟随在三个性感的“真命天女”身后,向舞台走去。如同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舞台监督手里。巨大的显示屏缓缓升起,士兵们从台阶上齐步走下,像一个个被操纵的木偶。身后是巨大的美国国旗图案。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巴顿将军”的开场演讲。只不过两者是何其不同。比利僵硬地走到了特殊标记前,牢牢记住舞台

监督说过的话: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动,一直到演出结束。于是,当满天的焰火照亮夜空的时候,比利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与“圣战徒”肉搏的场面。那人临死前,手指向比利,眼睛和脸都涨得通红,脑后却是黑红的血浆流出。所有的荣誉和绚烂背后,是残酷的真实。但可惜的是,没有人关心“真实”是什么。

电影最后,在卸货区,拆台工人们袭击了这群准备离场的战士们。在群殴中,比利脑中再次出现与伊拉克“圣战徒”搏斗的场面。没想到,这样的场景会发生自己的土地上。这场斗殴彻底地把比利拉回到了现实里。秀已结束,战士们应该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至少,班长“蘑菇”在上战场前,会亲吻他的每一位战士,并且告诉他们“我爱你”。只有真正经历过战争,无限接近过死亡的战士们,才能懂得这份“爱”是多么的沉重与可贵。也只有他们,才会在听到国歌奏响时,流出两行热泪。

成年后的“派”告诉记者两个“真相”,哪一个更“真实”,由观众去选择。而李安导演借比利之口说出了他心目中的真实:“在其他人的眼里,这些经历只是一个故事,但对我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战争不是任何人理解的那样。电影也一样。”看到这里,我似乎理解了李安导演为什么会在这部电影中使用 3D/4K/120 帧的技术。也许冥冥之中,他就是想剥离那件蒙在事物之外的“皇帝的新衣”,让一切看上去无限地接近真实。

李安依旧还是那个李安,始终保持冷静而慈悲的心在一个故事中去推动观众对人性的觉察和思考。在这次漫长的中场休息中,我们又能发现一些怎样的“真实”呢?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四幕喜剧《海鸥》是俄罗斯文学巨匠契诃夫的名作。在毗邻湖泊的一个俄罗斯乡村里,美少女妮娜对人生、爱情、舞台与未来充满了幻想。

契诃夫曾想:“应当写这样一种剧本,让剧中的人物来来去去,吃饭聊天打牌……使舞台上的一切像生活里一样复杂,而又一样简单。人们吃饭就是吃饭,可是在吃饭的时候,有些人走运了,有些人倒霉了。”后来他通过这部戏做到了,虽然这部戏违背了所有的戏剧法则,使自己不像戏,更像是一部小说。赖声川将《海鸥》一剧搬演到 1930 年代的上海,保持了原著中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对人物进行了本土化的落地生根、改名换姓。舞台上,重要的五对爱情纠葛依旧:康丁爱妮娜,妮娜爱果林,苏以玲爱果林,宝玲爱医生杜恩,宝玲的女儿莎莎爱康丁。这些纠葛将人物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使杂乱的关系显出滑稽,对爱情无果的追求又透出人生挥之不去的苦涩。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是被创作者灌注了某些意念,借以让观众被代入的人生。在这一场观剧体验中,观众凝神静气地被牵着鼻子走。契诃夫的戏剧中沉闷压抑和忧郁的色彩浓重,在赖声川这里减弱了悲剧色彩,让整个剧往诙谐温情的基调上靠了靠。

名演员苏以玲这个角色依然做作,然而她也是一个被生活表象蒙蔽的受害者。她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剧雪在舞台上拿捏妥当的表演,演绎了一个逃避真实生活、自我催眠的人物形象。她的轻松快乐与周遭很不和谐,就那么突兀着,导演给她选的那件红白相间的大花连衣裙,真是形象化的点睛之笔。道德上有问题的果林,

### 生活中,总有值得活下去的小乐趣

析赖声川导演的契诃夫剧作《海鸥》

◆ 陈小玉

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普通人存在着。他有他的痛苦,虽然很有名气,但是内心却自卑,惶惶然不敢认同外界对于自己的承认和恭维。妮娜比较惨,然而并没有被嘲笑。她的痛苦基于自己的选择,她还有选择权,虽然从结果上看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境遇也没有到最坏。除了康丁,人物并非走投无路,多少还有一些现实红尘烟火中的乐趣。

那些处于遥远国度过去时间状态里的人们,忽地变成了我们熟识的一个人,甚至成了我们内心里的自己,怯懦、迷茫、犹豫以及莫名恐惧。如果不是创作者用他们的灵魂注入这些灵魂,这些人物哪里可能这么感人?

康丁最后以自杀结局,在此之前他自杀过一次,因为被周围人阻止而没能成功。在几个不属于戏剧转折的普通场景内,舞台顶端的灯泡忽然发出“噗”的一声闷响,像是空气发生了爆炸,又像是那个年代照相馆里的老式闪光灯每次工作时发出的声响,仿佛正在拍照,正在定格某些瞬间……观众被小小心地吓了一跳,不由得抬头向上望去,而舞台上的戏并没有就此被打断。当同样的情况发生了三、四次之后,观众恍惚感到这是某种不祥之兆即将来临的提示。

不想让悲剧来得太突然,一次又一次地做了提醒:生活在某个当口可能会爆,但具体不知是什么时候。赖声川试图用戏剧来消解生活中不应有的惨烈。他成功了。到逼近危机的最后一刻,观众都浑然不觉,都还在笑。

生活啊,你于诡谲之中总还有些小小的乐趣,让人值得活下去。

## 那么多空白,愿你用“亲爱”去填满

### 香港话剧团《亲爱的,胡雪岩》观感

◆ 胡晓军

胡雪岩是不是伟大人物,人们见仁见智;但胡雪岩从一个平民发迹的传奇历程,他的仁义大气,他的精明狠辣,他的自觉自信和自傲自负,他的报国为民精神和及时行乐思想,都真切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更令人产生“拥有如此人生,就算落得这结局,也不枉了”之类的念头。由对安德海的平视和俯视,转为对胡雪岩的平视乃至仰视,正是主创所愿,也是全剧难度所在。听说编剧潘惠森曾反复地询问演员《亲爱的,胡雪岩》“是不是真的可亲可爱”,想必他渴望得到肯定的回答,绝不满足于同情和理解,而是亲近、喜爱之情甚至敬爱之意。他知道在希望观众做到之前,必须先让演员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在“胡雪岩”前,直接加上了“亲爱的”。

比如在剧情设置上,全剧以时间为序,通贯胡雪岩的一生展开剧情,全无倒叙插叙。这段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遇外患内忧、国家社会逐渐走下坡路的阶段。全剧总长三个小时,被编导切分为多达 31 场戏,之间不作停顿,也不多作交代,开场时胡雪岩那五百两银票的来路及其与王有龄的交往,高潮时盛宣怀那电讯化“十面埋伏”的围剿及其与李鸿章的谋略,还有左宗棠征西、太平天国造反等,均被有意地虚化了,于是胡雪岩与妻子、王有龄和左宗棠的对话显得更舒展和大气,与自己的灵魂投影

“阿香”的对话则更幽怨和透辟。总之,剧情的隔断式进展和感情的脉冲式发展,付出了将矛盾冲突平均化的代价,却成功地营造出大量“凝固的空白”,配以三只盒形表演空间在开合时出现的大量“流动的空白”,一并希望观众自己用“亲爱”去填满。

全剧的始末和中段,有多次戏子表演和皮影戏的场面,男女之欢、敌我之战的意旨均过于鲜明,令人有些不耐烦。但在临近剧终,潦倒的胡雪岩亲自操纵一头鹿,它越奔越快,越来越大,为这台时出喜闹、总体悲寂的剧作定下了乐观的结论。那是戏的中段,胡雪岩为创办“胡庆余堂”而行“祭鹿”仪式,恍惚中他自己成了一只鹿,并被祭师当场杀死。这段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大而美、仁善而狡黠的鹿,人人欲取,取之不得,因而争斗杀戮;处处危机,稍一不慎,便是刀山火海。鹿总是死路一条,注定将成为猎人或祭师的牺牲品。的确,胡雪岩、王有龄、左宗棠,见识卓越、仁义智慧、果敢决断使他们获得成功,但在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角逐中,这些都拯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犹如一只只硕大美丽、聪慧敏捷的鹿,注定将在美丽过后,悲惨地死去。人类面临艰难困苦却依然砥砺前行,代代赴难而又生生不息,当我们明知鹿死的结局将不可避免时,则不妨把乐观的希望,寄予在亲爱的鹿能多一些,再多一些。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